

扈伯爾神父生平小史



扈伯爾神父生平小史

龐紀淑貞記述

【家世與生平】

扈伯爾神父是奧地利維也納人氏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誕生在一個名叫朗卡克的小鎮，父母務農，擁有一塊小田地及一片森林，雙親勤奮的工作，生育七個小孩，四男三女，他排行老三，上有一姐一兄，下有兩個弟弟和妹妹，一家九口全靠農牧為生，日子過得挺辛苦；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就讀於本村朗卡克小學，那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快告結束。戰後民生普遍窮困。十一歲時他進入天主教聖言會的私立中學。對一個肯上進的兒子，父母感到無比榮耀，是扈家最大希望，然而對兒子出外讀書龐大費用，真是吃力，繳一年學費，總要費一頭豬和許多糧食，所以神父在假期中幫忙農事，或是替人耕作，或上山伐木以賺取書本文具費用。中學的課程甚嚴，班上同學共有四十二名，畢業考試，稱謂阿伯特考試，均由其教育部官員來主持，全體老師出席，經過連續八天的考試，其中三項口試和筆試，科目有：宗教、德文、拉丁文、希臘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和地理等。口試有天文學和地質，結果在那僅有七名畢業生中，他獲得畢業。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扈神父在維也納聖言會神學院進修哲學和神學。一九三八年晉鐸，才二十六歲。一九三九年他獲准前往中國傳教，因為他被中國古老的文化所吸引，於是告別祖國和父老，乘火車經希伯利亞來到中國大陸，他先在山東省學習中文，七個月就能用國語傳道，這對一般外籍神父而言，足稱空前。一九四一年被派往河南傳教，那時正逢抗日戰爭期間，兵荒馬亂，扈神父於淪陷區內，在河南沁陽縣教區為副本堂神父，（萬德華神父（美籍）為本堂神父），那時美日敵對，日本兵常找美國神父的麻煩，體罰和羞辱時會遭遇到。扈神父講德語，日本人以盟國之友對待，所以他除了傳教之外，還經常前往日軍營內，營救日軍逮捕監禁的中國人，同時聖堂也曾一度遭日軍查封，他前往交涉，當時的德、義、日三國為軸心國，神父的德語唬住了日本

軍官，聖堂才得以重開。四年的傳道生活，他本來就不怎麼靈光的國語，又大量的滲入了河南土腔硬調，狀極滑稽，十分逗笑。那時有一個很頑皮又大膽的小女生（當時她只有十一歲），在講道後她認識了神父，她就是日後在台灣輔大復校時，創辦生物學系的得力助手龐紀淑貞女士。

【戰時被捕】

一九四五年的河南省，飽經戰亂，百姓苦難不堪，鬼神當當時曾遭土共挾持，被俘了好幾個月，回憶這段往事，神父說到：那天我騎著腳踏車，要到教友家裡去辦事，走在路上滿身大汗，這條小路是鄉村小道，行人不多，心裡怕怕，嘴裡唱著聖歌壯膽，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車速越騎越快，忽聽到一聲「停車」，由路旁的土壕裡冒出幾個流氓似的土共，拿著手槍，強迫我下車，他們要我跟他們走。我心裡怕的不得了，默念天主與我同在。嘴裡只好說：同志！請不要開槍，我跟你們走。就這樣我被綁架了。他們牽著我邊走邊踢打，帶我往山裡走。山路很難走，崎嶇不平又泥濘路滑，連續幾天後，在一個晚上，我們停在一座破廟裡過夜，那裡面蚊蟲、跳蚤、臭蟲通通都有，我受不了，他們也睡不著覺，大家就找些木根乾草，幾個人圍著火堆聊了起來，他們看我是外國人又會講中國話，問我唸過書沒有？我答唸過。好！唸過書就是有學問，要我當他們的班長。他們說：無論如何幾個當兵的總要有一個頭，硬要我當他們的頭。我想也好，當了頭頭之後，他們就不敢再欺負我了，否則走在這荒郊野外，萬一生病了，被他們丟棄在深山裡死了也沒人知道。於是我提出了條件，當上班長成了頭後，他們要聽我的話，他們都同意服從頭兒。於是我這個神父就莫明其妙的當上了中國土共的班長。以後，這種餐風露宿，跋涉山路有了改善。路過村莊，若是看見有十字架的天主堂，就領他們進去休息，向裡面的教友說明我是神父，落難到此地，請他們弄些食物給我們吃。那個時期，百姓都窮得沒有餘糧可供給我們，但善良慈悲的村民，卻把我們分散到各家，弄些雜糧野菜吃，而我也順便傳授福音給大家，要大家多祈禱渡過難關。就這樣走過一村又一村，我的腳走爛了，又紅又腫又流血，鞋襪都早走破了，用稻草和破布包著走。

我撐著木棍當手杖，寸步難行，教友們看我可憐，大家幫忙弄了一頭小毛驢給我騎，說驢子個兒雖小但能載重。我一看還不到我的肚子高，不敢坐，怕把牠壓壞了，但大家都說一定載得起神父的，我就真的坐了上去。路不平，騎在驢背上顛得很不舒服，又太慢，就用腳跟踢一下牠肚子，催牠快走，誰知這畜牲很有個性，回過頭來往我的膝蓋就咬了一口，被牠咬過後我再也不敢踢牠，但因牠走的過慢，跟不上當兵的腳程，忍不住又在牠的屁股上打了一下，這次牠沒有咬我，只是兩隻前腿一跪，要我下車，我只好感謝牽牠來的主人把牠領回。在路上遇到另一批土兵，押著一群老百姓，男女皆有，其中一個老太婆，他們說她就是壞人的首領，傳播邪教，街上聚眾，妖言煽惑，信奉多神教『一貫道』，在講道時被抓起來的。我向土共求情，說老太婆恐怕活不了幾年了，且帶著婦女行走也不方便，不如放了他們吧。等土共想通後，就放了他們。抵達他們的軍營之後，我被公開審判，有十七八個土共和司令圍著我問話，他們說我是民眾的敵人，我說：這個我不承認。他們要我提出證明，我告訴他們，我是信奉天主教的神父，我沒有結婚，卻有二十多個小孩，在河南我們的教會不但辦有孤兒院、養老院，還有貧民診療所，專門收容苦難的中國人。在淪陷區內，我還拼命地在日軍憲兵隊內救愛國的青年人，你們還敢說我是民眾的敵人，我越說就越生氣。後來他們十幾人進到屋內，開會討論了好久，最後判我無罪，才把我放了。上述被俘記，曾於一九四六年刊登在美國新聞雜誌上。以上是扈神父口述，龐紀淑貞記錄。

【脫 險 歸 來】

一九四六年扈神父剛剛脫險歸來，向河南新鄉教區聖言會報到，米幹主教非常高興他平安歸來，立即派他到新鄉所屬的中和鄉新村任本堂神父，另外派一名美籍神父作他的副本堂。中和鄉的人口和教友很多，除了神父住的大樓和聖堂，還有菜園和葡萄園；旁邊另有一排房間，對街有一個修女院，那時因戰後各地方衛生設備甚差，又遇上猩紅熱等流行傳染病，故米幹主教申請到美援藥物與衛生設備，扈伯爾請了數位醫生和護士，就在中和堂內創辦了民眾診所，為百姓義診、打針、施藥，工作實在太忙，人手不足。當時我就讀的輔豫中學正好

放暑假，我和二位女同學就參加了護理的工作，賺取學費，住在修女院內，日夜都忙著消毒和準備工作。

一九四七年，中共的勢力日益坐大，鄉村百姓已無安寧日子好過。診所被迫停辦，醫護人員都不敢留在鄉村，鬼神父也被派到新鄉輔豫中學任教。

輔豫中學創辦人舒德神父，校區分為男生部在新鄉城內，女生部設在城外。當時城外是新規劃的繁榮區，輔豫中學是當時教會完整初、高中部，也是當地的明星級中學，校規甚嚴，並請有主顧會修女在女生部擔任管理。

【再遭拘禁】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勢力日大，不再打游擊戰，已和國軍進行正規戰，國軍節節失利，共產黨步步進逼，一連攻陷數城，在預想不到的情況之下，神父再度落入共產黨手中。被捕後，自覺處境不妙，因為當時所有的傳教士及神職人員也無一倖免。此後，他們藉著日以繼夜的開會討論，洗我們的腦子，再不就是交心報告。他們出一個題目要我們重複的講，重複的寫，他們則由不同的人看，不同的人聽，目的就是要你說出矛盾的說詞，然後再大作文章，重複地折磨你，批判你。在這非人道的待遇之下，因此有許多的老神父就被弄成記憶喪失的病患。以下是我被洗腦過程的幾個回憶：在一個交心討論會時，一名共產黨員講演化論，說：人是猴子變的，講完後就是討論。我問他：人是公猴變的還是母猴變的？他想了一下，說我很囉嗦；第二天繼續研究同一問題，我又問他，要是一隻公猴在中國，一隻母猴在歐洲，牠們怎樣碰在一起，而生下個人？這次他都不想，手指著我，很火大，大叫：又是你，眼看洗不了我的腦子，便腦羞成怒了，我害怕了，討論會上我也不敢講話，說我殺人、搶劫我通通承認不敢多說了。但是不說話也不行，在另一次討論會上，題目是美蘇交戰，它們問我的打起來，我們最好保持中立，誰也不幫；逼我說話，我說：中國已經夠苦了，如果他們真的打起來，我們最好保持中立，誰也不幫；很多中立國家，像瑞士等都不參加戰爭，所以老百姓都生活的很好，不受戰亂之苦。討論會上的幹部一致同意，也都在簽名簿上簽字。但過了幾天紀錄簿被打了回來，公安局局長跑來找我，說寫的不妥當，一定要我寫幫蘇俄；在他

們的威脅之下，我只好把紀錄改寫成：如果對中國有幫助，我們幫蘇俄。改寫後，這篇文章才算通過。在囚禁期間，共產黨為了洗腦，故曾多次放電影給我們看；其中有一部影片給我甚大的影響和震撼，時間是日本戰敗，在東北的關東軍其武器和彈藥全被共軍奪得，電影裡演出林彪的部隊在蒙古訓練的情形，他們身上的軍服和槍械武器，都是當年最新式的，中國國民黨的軍隊是無法與之抗衡的。我看了直覺的告訴我中國之命運恐怕要改寫了。果然，不久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大陸終於變色。

我們在被中共扣留和洗腦的過程中，最害怕的是開鬥爭大會時頭上被扣個高高的小紙帽且身穿犯罪衣，再掛上犯罪罪狀牌子進行大街，遭受群眾用石子亂打，受傷甚至被打死的時有耳聞。所幸公安局長看了我的自白書後，免除了進行大會，並將獲無罪釋放，感謝吾主的垂顧，整晚我們都在祈禱中度過，怕他們又改變心意，這真是最長的一夜。天一亮，我連忙把這個好消息傳達給其他神父們，大家在興奮中盼望著這個好消息快點來臨。我們已將衣物整理妥當，早飯大家草草吃了。十點整，公安局長來向我們訓話，並宣佈釋放我們，我催大家趕快帶上一點饅頭，乾糧上路，一直往南走。這是一九五〇年的事，我們經歷了三次公開審判，最後被驅逐出境，我們日以繼夜的逃亡，最後終於來到了香港，結束了逃亡生涯。

【繼續進修】

危神父在中國十一年的歲月中，歷經了中日抗戰，土共作亂，土匪燒殺，無奈的被害，如今他熱愛的中國大陸已淪入魔掌。歷經了這麼多次的劫難，重生後的危神父深深的體驗到神職人員只光懂神學、哲學是不夠的，應趁著還年輕時多學習些科學的知識，於是決定暫時不回奧國，由香港直飛美國，進入華盛頓的天主教大學，主修生物學，此時他已是三十七歲了。他說：我必須格外的用功，即使是在聖誕節及年假，同學們外出度假，我則大都放棄讓自己輕鬆一下的機會，仍留在實驗室工作到深夜，只有主日時我才外出，被派往較遠的堂區做彌撒，以取得少許奉獻金，作為我自己實驗室的教材費用。我總是日以繼夜勤奮的作實驗，每當同學們渡假回來時，沒有實驗報告可交，那些被我丟棄不滿意的顯微切片，同學們都爭

先捨檢以應急，視如珍寶。他們考及格，而我總是滿分，班上同學都視我為神父同學，實則我是救苦救難，可臨時抱佛腳的老大，甚得同學們的喜愛與尊重，就這樣努力認真之下，於兩年之內取得了碩士學位。

一九五二年，被聖言會總會派往非洲國立大學任教九年。一九六一年，他再次入學攻讀博士學位，將博士論文呈交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以最優的成績通過考試。

【輔大復校】

一九六三年，輔大在台復校的工作正積極籌備中，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緊急徵召他來台灣辦理復校工作。鬼神父說：舒德總會長曾是我的同學、同事，同被監禁，同被驅逐，是一位一心想為中國服務的好夥伴。現在時候到了，我要把我所學的傳授予中國青年，讓它開花結果。

聖言會要在台灣使輔仁大學復校的願望，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開使籌劃。舒德神父曾于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多次來台覓地，從南到北，經多次考慮校址和以教授便利為首要原則，最後決定了新莊現址。

鬼神父辭別了任教九年的非洲大學，再次投入自由中國的寶島台灣，再次執教鞭，為了實現要為中國學子奉獻一生的心願，毅然地拋下了在非洲苦心耕耘的輝煌成果，衝著一股微妙且深厚的感情和承諾。

【創辦生物系】

一九六三年十月，鬼神父帶著親友捐贈的巨款，向西德蔡司和萊氏公司購買名貴的顯微鏡數十台，帶來台灣。當他踏入新莊校址，只見一片泥濘大地，只有外語大樓及男生第一宿舍落成。他把貴重儀器暫時存放在男生宿舍二樓，作為臨時辦公室，自己晚上則回新店大坪林聖言會休息，隨即展開各項建系工作。並邀請本人為特別助理，所有繁雜而沉重的事務，及建系的週密計劃，都得預先一一列出。各學科所需器材等，因尚未招生，未能請助教協助，我們不但凡事一一經手，諸如簽收外國購買各類儀器，並得將其編號分類及保存，還得親手

審慎處理物理、化學、數學等儀器之安置，點點滴滴經營，每天的工作量為三個人所作的工。此外神父為了要瞭解台灣大學的教育方針、水準及教學法則，故常往來於台大、師大、中研院觀摩，並認真的旁聽、記筆記、求教，因此認識了很多學者及教授。他們讚賞扈神父的教學精神，都願意幫忙支援，尤其更佩服一個外國人有如此偉大的情操，肯為中國的學子們奉獻心力。加上扈神父以誠待人，尊師重道，熱誠認真，誨人不倦的美德，使學者們非常感佩，大家都樂意全力支持。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禮聘到台大、師大、國防醫學院、中央研究院等一流學者來校兼任本系各科目教授，當時生物系的師資陣容真是空前的，因為所有的任課老師，都是各大學系主任級的。試問我們何德何能，能請到這些著名的老師呢？那全是受了扈神父那種不辭辛勞，遠涉重洋來到台灣，畢生為中國教育獻身的精神所感召。

一九六四年，生物系招收了四十名甲組學生，三十名男生，十名女生。當時系館尚未完工。民國五十四年，生物系完成一幢二層樓的系館，此時實驗室的設備、教學儀器稱得上是首屈一指，因其他大學的設備都老舊了，而我們的都是嶄新的設備。在扈伯爾神父多年經營策劃領導下，從師資、研究設備到最新科技儀器，如電子顯微鏡，我們就擁有掃描式及穿透式各一台；一百多台研究顯微鏡，如位相差、偏極光、繪圖、螢光照相、解剖等多種。顯微超薄切片機。生化方面則有分子測定儀、超高速離心機等多種儀器。這些貴重儀器都在神父的計劃下逐年添購。由於學校經費不足，他必須向親朋好友募捐，所以每天早上四點即起床打寫募款信函，從無間斷，二十年如一日的認真去開發生物系的每間研究室所需。當時支援他的各國友人，最多時有二百人，都是各國中產階層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他們集腋成裘，同伸援手，奉獻他們多餘的錢來做善事。

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九年教育部兩次評鑑本系，得到的評語是：儀器設備優良，實驗室空間充足，師生學術研究之風氣甚佳。履獲好評。

輔大生物系在扈神父賢明的領導下，於一九八一年設立生物研究所，招收碩士班，生物系前途美好，日益茁壯。諺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輔大在台復校的二十年時間，生物

系已培育出六十多位傑出博士，在中外學術研究機構工作。每年暑期國建會邀請國外學人回國講學、開會，生物系的系友總有數位應邀返國參加，這是神父最引以為榮為傲的。系友們也飲水思源，回國不忘返校拜晤恩師，這份欣慰與感受，誠非筆墨所能形容。同時印證了神父當年對學生們保證的一句話：「你們不要氣餒，你們雖非第一志願考進我生物系，但將來你們在國外留學的成就，將是一流的。」真的！千真萬確，「嚴師出高徒」，在每屆系友們的回響裡，他們發出內心的感謝之忱。

【軼聞趣事】

在此值得一提的一些小軼聞甚為有趣——危神父是有名的暴躁老人，急性子，口不擇言，常罵遲到和懶惰的學生們這樣不上進，回家去種地，買個棺材把你埋了吧！並且嚴厲規定不準男女生穿牛仔褲來上課，說牛仔褲不是禮貌的衣服。另一面他卻又是個十足童心未泯的老頑童，對自己身材自我消遣，說「我躺下來是全校最高的，我沒走進門，肚子先進來」。每次上課如遇到中午和下午課時，同學們精神不濟，他馬上插進一段風趣小故事，逗的大家哈哈大笑，他卻若無其事，馬上接著講課，也是同學們最愛的課。他有菩薩心腸，對小動物亦然，每逢做完實驗，剩餘的雞、鴨、鼠、兔等小動物都不准殺，通通養起來，拿剩餘的飯菜餵小動物。當然照顧這些小動物，最忙碌的還是他的特別助理得親自照顧，因為她知道，神父除工作之外別無消遣，只有這些小動物圍繞著他，讓他暫忘疲勞與忙累，並短暫地回憶一下兒時田園的鄉村情趣。

神修方面，克己甚嚴，常說他小時候生在一個子女眾多的家庭，看見父母日夜勤勞的農忙工作，常牢記不忘。所以對自己一生的生活很簡樸，一套西裝，四季都穿，內衣褲破了再補，從來都捨不得買雙真皮皮鞋穿，總是買雙合成的鞋子。如果買了兩雙，就高興的逢人就說他有新皮鞋了，自己從不花費金錢，唯獨對學生們的邀宴聚餐，他才肯花錢。他說：「學生們的家長夠辛苦了，不可以要他們再花錢，因此他博得同學們內心的敬愛與喝采。」

【成就與榮耀】

一九七八年，中國生物學會頒贈給扈神父一面「春風化雨」獎牌，感謝他對生物學術的研究和貢獻。

一九八一年，正逢扈神父七十歲誕辰，也正是教育部規定的退休年限，他尊重教育部退休制度，早已將系裡作了妥善的安排。首先將這支任重道遠的棒子交給了第一屆畢業的系友，劉寶璋和王重雄分別擔任系主任和生研所所長職位。為了傳薪，又力保並推薦了先後三位系友的教授席位，為此我們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和人事的協調，目的是系裡有了堅強的師資陣容，他才安心退職，有誰能體會他老人家的用心良苦，及提拔接棒薪傳的適當安排。

【恬淡餘生】

一九八二年，當一切交接手續完成後，他帶著疲憊的身軀返回故鄉維也納，休假一年，誰知半年不到，他的責任心依然無法釋念，他關懷著系裡的一切。最後他決定回來了，他要退而不休的為系上做點小事情；如每天早晚查看冷氣機的開關，和實驗室的門戶關鎖，電子顯微鏡的充電保養等。他笑著說：「這個老工人對我最稱職了」。同時他仍盼望著做兼課老師，和參與研究生的讀書心得報告，因為他太愛學生了。如果沒有學生，他好像沒有了生命，但是事與願違，系裡已停開德文課程，其他很多必修課程也改成選修課，加上神父回來時，上學年度的課程早已安排就緒，當然年輕一代的改革是必然過程，他也能體會這一點，他一手創辦的生物學系，投入了半生的心血，現在似乎已無他插手的必要了。

就這樣，他每天看管門戶開鎖，照顧他飼養的寵物：雞、鴨、鵝，這些小生命對他的依賴有增無減，慰藉他一顆失落的心，我們都無法領會退休中的老人，他無助無奈的心情。一向硬朗倔強的他，患著高血壓病，隨著心情不爽的演變下，我們忽略了要對他特別照顧，所以在他從奧國返校的短短三個月期間，在一次晨間彌撒祭典中，他突然中風，而後右手和右腿不遂，經醫生急救，因腦出血，傷害到語言神經，不能說話，只能說少許母語。在醫院住了

三個月，每天診治和復建，我每天到醫院送飲食，聖言會每天派人到長庚醫院照料他，另請位女士看護晚上。直到出院，回到學校後，他仍繼續做復建運動，晚上有院士為他服務。這樣又過了半年多的治療，依然不能行動及說話，他失望了，他在聖堂內痛哭失聲，求天主指引迷津，他不願再讓大家受累，特別是晚上陪伴他的修士們，他們白天仍得上課和工作，雖然他夢寐以求的想老死在中國，不想離開他一生熱愛的中國，但是天主的安排可能不是這樣的。由於聖言會總會長的安排，他決定返回故鄉奧地利教會，在他入會的修會裡去頤養天年。

臨行前他立下了遺囑，把他募得的儀器款項，尚未動用的新台幣三百萬元，全數留下給生物系，指明一百萬元的利息供學生獎學金用；一百萬元的利息用于儀器修護費；另一百萬元是等待將來再購買新型電子顯微鏡時之全額補助費。遺囑打字兩份，一份交給理工學院總務處存檔，一份交給新系主任劉寶璋手中，在我見證下，完成儀式。

整整二十個年頭，鬼神父為輔大生物系付出的愛心與力量，從無到有，到創造巔峰，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不平凡事蹟和輝煌記錄，絕非一般等閒可比。

一九八四年，鬼神父坐輪椅，依依不捨，淚灑機場，還諄諄不語的叮嚀，好好的照顧生物系，我們一群師生和聖言會的神父們都感傷的說不出話來。

回奧國以後，住在他入會的聖言總會，修院的院長熱誠的接待這位為國爭光扶病而歸的英雄人物，對他照料有加，將之安住在一幢三層樓的三樓房間內，有電梯可坐輪椅上下，樓上有一間聖堂；有一間藥房，和護士、醫生定期來檢查；有修士一人，和二位修女；並有男女傭工各一人。這層樓專為病老的神職人員專用，並有小廚房為病患備製特餐。

這座修道院是聖言會的總會，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全世界的聖言會神職人員，大半都是在這裡入會進修的，全盛時期有八百多位神職人員呢！此修院的面積大約有數十甲之大，四周有圍牆，分佈在建築物外圍的有農場、牧場、池塘、和果園，四季水果，如蘋果、梨、李子、胡桃、杏、甜棗等。供園內自用。並有一幢印刷工廠，印製書刊和彩色廣告，是修院的主要財源。進入果園內側有一墓園，有一間菱形小屋，內供奉著聖母像，照顧著院內

的亡靈。每個墓地有三尺乘六尺的長方形面積，亡者有一石碑，記載生平姓名；四邊種植五彩小花，非常美麗。我曾推著輪椅陪扈神父來此逛過兩次，他指著墓地說：「這裡就是我的家，內心雖然淒涼，但是並不寂寞」。

一九八六年和一九九〇年，我先後二次專程來奧地利拜訪我的恩師，我們相識四十六年，我們是師生、朋友，也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我二十餘載的老闆，亦是我的監護人。他對我的栽培我無以為報，僅以笨拙之筆記述他生活的點滴和奉獻中國的無盡志趣，以及傳奇性的生平和遭遇。

一九八五年，校長 羅光總主教和張昭營教務長，感念扈神父對輔大之貢獻，特命我撰寫扈神父生平小傳，向教育部李煥部長請頒獎牌一面：

教育部獎辭

扈伯爾先生，奧地利人，民國元年一月二十七日生，民國二十八年來華服務，先後執教於輔豫中學及輔仁大學，迄今四十餘年，服務期間春風廣被，教澤普施，對我國教育貢獻良多，特頒獎辭，以彰懋績。

部長 李煥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日

一九八二年，羅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頒一面羊皮獎給神父。

一九九〇年夏，生物學會同學發起為扈神父畫一幅油畫像，掛在一樓系館，校長羅光特在畫像右方題字表揚：

神父首創生物系

設置精密儀器

延聘優良教師

親自教導學生

積勞成疾回國養病

全系師生深以為念

羅光

這篇扈伯爾生平小史，是扈神父病前口述，由本人筆記。生物系的創辦過程也是本人親自參與的。今年我要提前退休，想在退休前夕把它刊登出來，讓生物系的系友們得以詳知前人創系的艱辛歷史，而生物學系的未來光大前途，當然更需要後繼者付出更大的心力的。另一方面亦是我衷誠祝賀扈神父八秩華誕的一份賀禮。

一九九一年八月寫於生物系